

# 論西夏語 𐵄 wjɿ¹ 非指涉「佛」之實體名詞\*

林英津

中央研究院

本文根據現有的文獻語料，說明：(一) 西夏譯經，以 𐵄 𐵇 𐵄 𐵄 𐵇 sā¹ bia¹ sā¹ wjɿ¹ thow¹ 對譯漢語的「三藐三佛陀」，整個是對音、而不是義譯。所以 𐵄 wjɿ¹ 不是漢語借詞，而是對音字。(二) 西夏語的 𐵄 wjɿ¹，不是指涉「佛」之實體名詞。西夏文獻用 𐵄 wjɿ¹ 與 𐵇 tha¹ 有顯然的區隔。𐵇 tha¹ 才是語言中指涉「佛」的名詞性語彙；𐵄 wjɿ¹ 僅作為對音字，是透過漢語為媒介的、梵文 buddha 之對音字。

關鍵詞：西夏語，漢語借詞，對音詞，𐵄 wjɿ¹ 與 𐵇 tha¹

## 1. 引言

西夏語文獻《掌中珠》205、206、363 之漢字「佛 \*biuət」以西夏字 𐵄 wjɿ¹ 注音，及 Nevsky 著錄 𐵄 wjɿ¹ 對譯「三藐三佛陀」的「佛」(1960, II-497)；龔煌城因此推論，𐵄 wjɿ¹ 是漢語「佛」的借詞(1981[2002]:351-352)。龔先生同時很明確的主張，「借詞之認定，主要是根據音義之一致或接近，有音無義的字，本文不認為是借詞，而僅視為對音字(transcription)」(同前引文：340)。

換言之，某個西夏字是否為漢語借詞，需具備語音與語義兩個條件。倘若 𐵄 wjɿ¹ 與「三藐三佛陀」的「佛」，並沒有語義的對譯關係、只有注音的關係，則 𐵄 wjɿ¹ 就不具足漢語借詞的條件。

本文根據現有的文獻語料，說明：(一) 西夏譯經，以 𐵄 𐵇 𐵄 𐵄 𐵇 sā¹ bia¹ sā¹ wjɿ¹ thow¹ 對譯漢語的「三藐三佛陀」，整個是對音、而不是義譯。所以 𐵄 wjɿ¹ 不是漢語借詞，而是對音字。(二) 西夏語的 𐵄 wjɿ¹，不是指涉「佛」之實體名詞。西夏文獻用 𐵄 wjɿ¹ 與 𐵇 tha¹ 有顯然的區隔。𐵇 tha¹ 才是語言中指涉「佛」的名詞

\* 本文初稿，曾經作為 2008/01/25 讀書會的閱讀資料。2008/02/04 改寫為一般論文的格式，承蒙何大安先生讀過，並惠示寶貴建議；吳佳盈、齊莉莎女士為英文摘要潤色。還要感謝兩位審查人的指教，及 Dr. Arakawa 之相與商量。

性語彙；𧄂 wjɿ<sup>1</sup> 僅作為對音字，是透過漢語為媒介的、梵文 buddha 之對音字。

## 2. 關於西夏語譯佛經之用 𧄂 tha<sup>1</sup> 與 𧄂 wjɿ<sup>1</sup>

西夏語譯佛經用 𧄂 tha<sup>1</sup>，很明確，是有具體指涉的實體名詞。一般常見 𧄂 𧄂 tha<sup>1</sup> tsja<sup>1</sup>「佛道」、𧄂 𧄂 tha<sup>1</sup> tsjiir<sup>1</sup>「佛法」、𧄂 𧄂 tha<sup>1</sup> gji<sup>2</sup>「佛子」等語彙，以 𧄂 tha<sup>1</sup> 為另一個名詞性詞的定語 (attributive)；𧄂 tha<sup>1</sup> 或作為中心語名詞，前面可以有限定詞 (determiner) 或定語，如 𧄂 𧄂 rjur<sup>1</sup> tha<sup>1</sup>「諸佛」、𧄂 𧄂 𧄂 pju<sup>1</sup> 𧄂 njij<sup>2</sup> tha<sup>1</sup>「威音王佛」等。句法上，𧄂 tha<sup>1</sup> 可以擔任語句的主語名詞 (nominative)、或賓語名詞 (accusative)。

可看下面摘自西夏文本《尊聖經》與《法華經》(西田 2005)<sup>1</sup> 的例子。語句 (1)、(2) 的 𧄂 𧄂 tha<sup>1</sup> ·jij<sup>1</sup> 是動詞的賓語，<sup>2</sup> 而 (3)、(4) 句的 𧄂 tha<sup>1</sup> 是主語名詞。

- (1) 𧄂 𧄂 𧄂 𧄂 𧄂 𧄂 𧄂  
šjɿ<sup>2</sup> dzjwɿ<sup>1</sup> ɲwər<sup>1</sup> wə<sup>1</sup> tha<sup>1</sup> ·jij<sup>1</sup> dā<sup>2</sup> ·jɿ<sup>2</sup>  
[釋] 帝 天 主 佛 於 言 謂。  
帝釋天主前白佛言。(《尊聖經》040)<sup>3</sup>
- (2) 𧄂 𧄂 𧄂 𧄂  
tha<sup>1</sup> ·jij<sup>1</sup> ·jɿɿ<sup>1</sup> ɲjwi<sup>2</sup>  
佛 於 問 能。  
能問諸佛。(《法華經·譬喻品》)
- (3) 𧄂 𧄂 𧄂 𧄂  
tha<sup>1</sup> rjiɿr<sup>2</sup> ·jow<sup>2</sup> ·jɿ<sup>1</sup>  
佛 △ 歎 謂。  
諸佛所歎。(《法華經·序品》)

<sup>1</sup> 下文凡引用西夏文本《法華經》，概指西田龍雄 (2005) 編譯的文本，不另外說明。

<sup>2</sup> 西夏語的 𧄂 ·jij<sup>1</sup>，可能有不只一種語法功能。這裡 (1)、(3)、(4) 句一致，𧄂 ·jij<sup>1</sup> 都標記前面的名詞為「言說」動詞的對象，即有別於主語名詞的賓語。

<sup>3</sup> 按西夏地區流傳的《尊聖經》，有夏漢兩個文本，就文本內容而言，其敘事情節，顯然與《大正藏》漢譯各本《尊勝經》來自共同的原型。但是，西夏文本並非直接翻譯自哪個漢譯本，而是與相應漢文本同步、由別本翻譯的結果。

- (4)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t\text{ʃhj}\text{ɛ}^1 zj\text{o}^2 \text{tha}^1 \text{tha}^2 \text{ɣwie}^1 rj\text{ɛ}^1 p\text{o}^1 t\text{sa}^1 m\text{a}^2 \text{ŋa}^2 t\text{sa}^1 \cdot j\text{j}\text{ɛ}^1 \cdot j\text{ɛ}^2$   
 爾 時 佛 得 大 勢 [菩 薩 摩 訶 薩] 於 告。  
 爾時，佛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

相對的，我所涉獵的西夏文獻用 𐰇𐰣  $wj\text{ɛ}^1$ ，不僅找不到與上述 𐰇𐰣  $\text{tha}^1$  相當的用法；就其出現的頻數觀察，𐰇𐰣  $wj\text{ɛ}^1$  是相當罕見的。下文，我將檢討目前已知的文獻中，𐰇𐰣  $wj\text{ɛ}^1$  之三種對音用法。

## 2.1 三藐三佛陀：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s\text{ā}^1 b\text{i}\text{a}^1 s\text{ā}^1 wj\text{ɛ}^1 \text{thow}^1$

最初 Nevsky（即聶斯克）著錄西夏語以 𐰇𐰣  $wj\text{ɛ}^1$  對譯「三藐三佛陀」，來自西夏語譯《妙法蓮華經》。我檢索業經釋出的西夏文本《法華經》，計得三處；不妨全數引用，以爲徵信。

- (5)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mj\text{i}\text{i}\text{j}^2 t\text{j}\text{a}^1 s\text{e}\text{j}^1 l\text{j}\text{u}^2 t\text{o}^2 \text{thow}^1 \cdot \text{a}^1 k\text{h}\text{j}\text{a}^2 \text{thu}^1 \cdot \text{a}^1 l\text{o}^1 x\text{a}^1 s\text{ā}^1 b\text{i}\text{a}^1 s\text{ā}^1$   
 名 者，淨身 [多 陀 阿 伽 度 阿 羅 訶 三 藐 三  
 𐰇𐰣 𐰇𐰣  
 $wj\text{ɛ}^1 \text{thow}^1$   
 佛 陀]。  
 號曰淨身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法華經·序品》)
- (6)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wj\text{ɛ}^2 r\text{a}^2 \text{tha}^1 g\text{j}\text{ɛ}^2 mj\text{i}\text{i}\text{j}^2 t\text{j}\text{a}^1 d\text{j}\text{ɛ}^2 d\text{j}\text{i}\text{i}^1 \text{ɣ}\text{ie}^2 n\text{j}\text{i}\text{j}^2 t\text{ow}^1 \text{thow}^1 \cdot \text{a}^1 k\text{h}\text{j}\text{a}^2 \text{thu}^1$   
過 去 佛 有，名 者，雲 雷 音 王 [多 陀 阿 伽 度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𐰇𐰣  
 $\cdot \text{a}^1 l\text{o}^1 x\text{a}^1 s\text{ā}^1 b\text{i}\text{a}^1 s\text{ā}^1 wj\text{ɛ}^1 \text{thow}^1$   
 阿 羅 訶 三 藐 三 佛 陀]。  
 過去有佛，名雲雷音王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法華經·妙音菩薩品》)

- (7) 窺 纒 纒 窺 窺 纒 席 纒 殺 窺 窺 殺 殺 窺 窺 殺 殺  
mjij<sup>2</sup> tja<sup>1</sup> djij<sup>2</sup> djii<sup>1</sup> ɣie<sup>2</sup> njwo<sup>2</sup> njij<sup>2</sup> wja<sup>1</sup> sjij<sup>2</sup> tow<sup>1</sup> thow<sup>1</sup> ·a<sup>1</sup> khja<sup>2</sup> thu<sup>1</sup> ·a<sup>1</sup>  
名 者 雲 雷 音 宿 王 華 智 [多 陀 阿 伽 度 阿  
鹿 殺 殺 殺 殺 殺 殺 殺  
lo<sup>1</sup> xa<sup>1</sup> sā<sup>1</sup> bia<sup>1</sup> sā<sup>1</sup> wjɿ<sup>1</sup> thow<sup>1</sup>  
羅 訶 三 藐 三 佛 陀]。

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法華經·莊嚴王本事品》)

已知西夏文本《法華經》，基本上，以鳩摩羅什的漢譯本為翻譯底本。而這裡漢語的「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sup>4</sup> 全屬對音，可以分為三段：(一)「多陀阿伽度」音譯梵語 *tathāgata*，即「如來」；(二)「阿羅訶」音譯梵語 *arhan*，即「應供」；(三)「三藐三佛陀」音譯梵語 *samyaksaṃbuddha*，即「正遍知」。<sup>5</sup> 西夏文本的 殺 窺 wjɿ<sup>1</sup> thow<sup>1</sup>，顯然是漢語「佛陀」的對音，並不直接對應梵語 *buddha* 之音。殺 窺 wjɿ<sup>1</sup> thow<sup>1</sup> 既然是對音，就不能作為 殺 wjɿ<sup>1</sup> 有漢語「佛」之語義的證言。

## 2.2 辟支佛：紆殺殺 pji<sup>1</sup> tsji<sup>2</sup> wjɿ<sup>1</sup>

李範文的《夏漢字典》，除了「三藐三佛陀」，殺 wjɿ<sup>1</sup> 字還收有 紆殺殺 pji<sup>1</sup> tsji<sup>2</sup> wjɿ<sup>1</sup>「辟支佛」(1997:80, No. 0418)。該例引自羅福成的《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殘本釋文(1932:211)，可轉錄如下：

<sup>4</sup> 是為諸佛之十種通號中的三種名號。按「十號」的義譯，可見於上引〈序品〉文字之前的「爾時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演說正法」。

<sup>5</sup> 梵文連書，以現藏北京之寫本《法華經》為例，〈序品〉相當處作 *tathāgato 'rhan samyaksambuddho*。(a) 按梵語 *tathāgata*，音譯或作「多陀阿伽陀、多他阿伽度、多陀阿伽度」等；義譯「如來」、或「如去」。蓋 *tathāgata* 可分解為 *tathā-gata*、*tathā-āgata*：*tathā-gata* 表示「乘真如之道，而往於佛果涅槃」之義，故稱為「如去」；*tathā-āgata* 則為「由真理而來（如實而來），而成正覺」之義，故稱「如來」。(b) 梵語 *arhan* 音譯或作「阿盧漢、阿羅漢、阿囉呵」等，略稱「羅漢、囉呵」。意譯「應供（應受人天之供養）」、「殺賊（斷除三界見、思之惑）」、或「不生（/「無生」，證入涅槃，不復受生於三界中）」。

根據《成唯識論》，「阿羅漢」亦為「佛」之異名。(c) 梵語的 *samyaksambuddha*，音譯或作「三藐三沒駄、三耶三佛、三耶三佛陀」。其中 *samyak* 為「真正、如實」之義，*saṃ-* 義為「一切、遍」，*buddha* 即「覺者」；連書，即指能正遍了知一切之法者。佛能覺了四諦之理，知一切諸法實相，不增不減，故有此一稱號。

- (8) 𐵇 𐵇 𐵇 𐵇 𐵇 𐵇 𐵇 𐵇 𐵇 𐵇 𐵇 𐵇 𐵇 𐵇  
 tha¹ du² mjijr² ljɿ¹ tjij¹ tha¹ ·jjj¹ swu² rjɿr² njɿ² džia² tsjij² ɣie² mji¹ pji¹  
 佛 塔 寺 及，或 佛 形 像 △ 至，菩 薩 聲 聞 [辟  
 𐵇 𐵇 𐵇 𐵇 𐵇 𐵇  
 tsji² wjɿ¹ swu² rjir² dju¹ zjj¹  
 支 佛] 像 與 遇 時，  
 遇佛塔寺，或佛形像，乃至菩薩聲聞辟支佛像，(《地藏菩薩本願經·較量布施功德緣品》)

此例之文本雖為僅存十五行的殘卷，西夏譯文與漢譯文本密切對應；<sup>6</sup> 我們可以看到，西夏語的 𐵇 𐵇 𐵇 pji¹ tsji² wjɿ¹，其實是漢語「辟支佛」的對音。孤立的看，漢語的「辟支佛」，似乎是音兼義譯梵語的 *pratyeka-buddha*；若說此例漢語的「佛」是梵語 *buddha* 的義譯，也不是不可能的。<sup>7</sup> 但是，根據《優婆塞戒經》有「若得菩提名為佛者。何以故。聲聞辟支佛人不名為佛」，<sup>8</sup> 則漢語「辟支佛」的「佛」，實際不用來指涉「佛陀」；「辟支佛」整個是音譯，其屬性為「人」。換句話說，此例西夏語的 𐵇 wjɿ¹，也只是漢語「佛」的對音、並沒有指涉「佛」的語義。

並不是所有根據漢譯佛經翻譯的西夏文佛經，都以 𐵇 𐵇 𐵇 pji¹ tsji² wjɿ¹ 作漢語「辟支佛」的對音。漢譯佛經的「菩薩聲聞辟支佛」，也見於鳩摩羅什漢譯本的《法華經》，相當的西夏譯文就有不同的表現；《法華經》對當「辟支佛」的西夏譯文，多作義譯的 𐵇 𐵇 tjij¹ dwewr²「獨覺」。下面兩個例子，可見一斑。

<sup>6</sup> 漢譯本用《大正藏》vol. 13, No. 412，經題下署「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sup>7</sup> 此例梵語 *buddha* 之漢語對音，為什麼是單音節的「佛」，而不是兩個音節的「佛陀」（如上引《法華經》，或「浮屠」）？相關的討論，可以參考季羨林 (1948, 1992)，及周法高 (1956) 不能完全同意的論述（比較西田 1975, 2007）。我個人認為，季先生的主張是有可能的，佛教傳入漢地的路徑顯然非一；若說「佛」與「浮屠」必然源語不同，卻是一個極難證明的問題。周先生認為，「佛」的入聲韻尾可以轉寫 *buddha* 之第二音節的輔音、而略去元音，他舉了不少旁證。還可參考李方桂對敦煌的漢藏對音的討論，我們往往看到藏語複輔音聲母的單音節詞轉寫為兩個漢字；頭一個音節是入聲字，實際上等於以漢語入聲字的韻尾轉寫藏語聲母的第一個輔音音段 (Li 1961, 1979)。不過，這是漢語的問題，不是西夏語的問題。而且，我相信，西夏譯者很清楚梵語（或原本佛經）的 *pratyekabuddha* 是什麼意思。這一點，下文還有簡單的說明。

<sup>8</sup> 《優婆塞戒經·三種菩提品》：「若得菩提名為佛者。何以故。聲聞辟支佛人不名為佛。若覺法性名為佛者。聲聞緣覺亦覺法性。以何緣故不名為佛。若一切智名為佛者。聲聞緣覺亦一切智。復以何故不名為佛。言一切者即是四諦。佛言。善男子。菩提有三種。一者從聞而得。二者從思惟得。三者從修而得。聲聞之人從聞得故不名為佛。辟支佛人從思惟已少分覺故名辟支佛。如來無師不依聞思。從修而得覺悟一切。是故名佛」（《大正藏》vol. 24, No. 1488）。

- (9)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yie<sup>2</sup> mji<sup>1</sup> yie<sup>2</sup> tji<sup>1</sup> dwewr<sup>2</sup> yie<sup>2</sup> džia<sup>2</sup> tsji<sup>2</sup> yie<sup>2</sup> tha<sup>1</sup> yie<sup>2</sup> ·ji<sup>1</sup> nj<sup>2</sup> tshji<sup>1</sup> rji<sup>2</sup>  
 聲聞聲獨覺聲菩薩聲佛聲△等，要方  
 𪛗 𪛗 𪛗  
 tshji<sup>1</sup> nj<sup>2</sup> ku<sup>1</sup>  
 言 -▽ 則，

聲聞聲、辟支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言之，(《法華經·法師功德品》)<sup>9</sup>

- (10)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yie<sup>2</sup> mji<sup>1</sup> kju<sup>1</sup> mji<sup>2</sup> ·ji<sup>1</sup> lj<sup>1</sup> r<sup>1</sup> dji<sup>2</sup> thji<sup>1</sup> tshji<sup>1</sup> wji<sup>1</sup> wee<sup>1</sup> nar<sup>2</sup> ɲo<sup>2</sup> sj<sup>1</sup> gju<sup>1</sup>  
 聲聞求者於四諦法說-爲。生老病死度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dzji<sup>1</sup> dji<sup>2</sup> pha<sup>1</sup> rji<sup>1</sup> phji<sup>1</sup> tji<sup>1</sup> dwewr<sup>2</sup> kju<sup>1</sup> mji<sup>2</sup> ·ji<sup>1</sup> ɲa<sup>2</sup> nj<sup>1</sup> ·jiw<sup>1</sup> nioow<sup>1</sup>  
 脫，[涅槃]得令。獨覺求者於十二因緣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sji<sup>1</sup> tshji<sup>1</sup> wji<sup>1</sup> rji<sup>1</sup> džia<sup>2</sup> tsji<sup>2</sup> ·ji<sup>1</sup> ·a<sup>1</sup> duu<sup>2</sup> tow<sup>1</sup> lo<sup>1</sup> sā<sup>1</sup> bia<sup>1</sup> sā<sup>1</sup> po<sup>1</sup>  
 法說-爲。諸菩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tj<sup>1</sup> rji<sup>1</sup> phji<sup>1</sup> kie<sup>2</sup> nioow<sup>1</sup> tshji<sup>1</sup> po<sup>1</sup> lo<sup>1</sup> bji<sup>2</sup> tsji<sup>1</sup> tshji<sup>1</sup> wji<sup>1</sup> tha<sup>1</sup> ʒj<sup>2</sup> rji<sup>1</sup>  
 提]得令，欲緣，六[波羅蜜]法說-爲，佛慧得  
 𪛗  
 phji<sup>1</sup>  
 令。

爲求聲聞者，說應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爲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爲諸菩薩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應六波羅蜜法究竟佛慧。(《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

按西夏語的 𪛗 𪛗 tji<sup>1</sup> dwewr<sup>2</sup>，直譯爲漢語的「獨覺」；而漢譯佛經的「獨覺」，正是梵文 *pratyeka-buddha* 的義譯。<sup>10</sup> 顯然西夏譯者很清楚，漢語的「辟支佛」是

<sup>9</sup> (a) 𪛗 ·ji<sup>1</sup> 這個字通常是詞頭，像 𪛗 𪛗 ·ji<sup>1</sup> nj<sup>2</sup> 這樣的特殊的用法，已見於《真實名經》。與《真實名經》不同，這裡 𪛗 𪛗 ·ji<sup>1</sup> nj<sup>2</sup> 的前面並沒有動詞，不適用梅廣先生的推論。(b) 西夏語的 𪛗 tshji<sup>1</sup>，是中性的「說」義動詞的基本式語形，𪛗 nj<sup>2</sup> 爲動詞後綴、表示複數第二人稱。這裡的 𪛗 𪛗 tshji<sup>1</sup> nj<sup>2</sup>，指向複數的聽話者。

<sup>10</sup> 梵文的 *pratyeka-buddha* 有「獨覺」與「緣覺」兩種漢語義譯。按梵文的 *pratyeka* (< \**prati-aika*)，實有「各各、個別、各自」的意思，*pratyeka-buddha* 以「獨覺」對譯是不成問題的。而漢譯佛經

什麼意思，應該也知道「辟支佛人不名為佛」，而是介於「聲聞」與「菩薩」之間的悟道修行者。

## 2.3 佛陀耶舍：𐵄 𐵇 𐵇 𐵇 wjɿ¹ thow¹ ·o² śja²

西夏語的 𐵄 wjɿ¹ 也作人名用字。李範文《夏漢字典》收錄的 𐵄 𐵇 wjɿ¹ xji¹、對音「佛希」，出自西夏文獻《雜字（𐵇 𐵇 dji² dza¹）·人名（𐵇 𐵇 dzjwo² mjij²）》（李範文、中嶋幹起編著 1997 之 2020204）。我們另外找到一個例子，可徵引如下：

- (11) 𐵇 𐵇 𐵇 𐵇 𐵇 𐵇 𐵇 𐵇 𐵇 𐵇 𐵇 𐵇 𐵇 𐵇 𐵇  
 zar¹ tšji² rej² ·u² tsjiir¹ dzjiij² wjɿ¹ thow¹ ·o² śja² tha¹ lə- rji² gu² ·ja¹  
 漢 本 三 藏 法 師 [佛 陀 耶 舍] 佛 念 與 共，△  
 5477  
 𐵇  
 lhej²  
 譯。

漢本三藏法師佛陀耶舍共佛念譯。（《長阿含經》之譯者題記）

此例，為克恰諾夫 (Kychanov 1999)《西夏語譯佛經敘錄》所介紹的第一部佛經，《佛說長阿含經》的題記；多虧段玉泉提起，我覺得段先生的中譯文甚好，就直接沿用了。<sup>11</sup> 按「佛陀耶舍」為北印度罽賓國人，東晉時期著名譯經家之一。漢語的「佛陀耶舍」為譯經法師名，梵名 Buddhayaśas；音譯又作「佛馱耶舍」，義譯「覺明、覺名、覺稱」。因此，例 (11) 之西夏文的 𐵄 wjɿ¹，仍然不是指涉「佛」

的「緣」，應該來自梵語的 pratyaya (<\*prati-aya)，或「緣生、緣起」的 pratītya。西夏語譯《真實名經》109 以 𐵇 𐵇 𐵇 𐵇 sji² khiw¹ tji¹ dwewr²「犀角-獨覺」，對當釋智漢譯本的「緣覺及獨覺」，梵文的 pratyekanāyakaḥ。並可參考。

<sup>11</sup> 此為針對文獻可見之 𐵄 wjɿ¹，與段先生的電郵討論。(a) 倘若根據原書的手寫字體、及其所附擬音，Kychanov（或荒川）顯然認為第七個西夏字是 s2341 的 𐵇 tšji¹，而不是 𐵄 wjɿ¹ (Kychanov 1999:45)。(b) 根據《大正藏》vol. 1, No. 1，《長阿含經》的譯者作「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按道安序曰：「弘始十二年歲次上章閭茂。請罽賓三藏沙門佛陀耶舍出律藏一分四十五卷。十四年訖。十五年歲次昭陽赤奮若。出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為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c) 此一譯者題記的西夏文翻譯，將「竺佛念」省作「佛念」是有理可說的；因為「竺」是該沙門隨師冠的「姓」，倘若稱名，就只是「佛念」，如前引道安的「序」所言。但是，何以人名而不用對音？卻值得玩味。按西夏語的 𐵇 𐵇 tha¹ lə-「佛-念」，應即「念佛」之意。

的實體名詞，整個西夏文的 𐵇 𐵇 𐵇 𐵇 wjɿ¹ thow¹ ·o² śja²，顯然是根據漢語作的人名對音。<sup>12</sup>

### 3. 結語：以西夏語爲名

理論上，對音詞，經久可能躋身借詞之列；再久，也可能融入本民族語；漢語的「佛」，可謂顯著的事例。如果西夏的國祚夠長，𐵇 wjɿ¹ 有可能融入西夏語；𐵇 wjɿ¹ 取代 𐵇 tha¹，作爲指涉「佛」之實體名詞的可能性，應該不大。我們的理由，不在於 𐵇 tha¹ “佛”之神聖不可取代；而是 𐵇 wjɿ¹ 作爲對音詞，透過漢語的「佛」，未必直接對應梵語的 buddha。究其實，這樣的認知，已經表現在《文海》了。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文海》對 𐵇 wjɿ¹ 與 𐵇 tha¹ 的解釋。

- (12) 𐵇 𐵇 𐵇 𐵇 𐵇 𐵇 𐵇 𐵇 𐵇 𐵇 𐵇 𐵇  
wjɿ¹ tja¹ lji- mə¹ ŋwuu¹ ŋwu² mji² ŋwuu¹ tha¹ ljɿ¹ dwewr² ·jɿ²  
——者 西 天 語 是，西夏 語 佛 及 覺 謂。  
𐵇 是西天語，西夏語稱作 𐵇 及 𐵇。(《文海》37.152)<sup>13</sup>

- (13) 𐵇 𐵇 𐵇 𐵇  
dzjwo² so¹ kiej² thew¹  
人 三 界 透  
𐵇 𐵇 𐵇 𐵇 𐵇 𐵇 𐵇 𐵇 𐵇 𐵇 𐵇 𐵇  
tha¹ tja¹ xiwā¹ ŋwuu¹ ŋwu² mji² ŋwuu¹ dwewr² ·jij¹ ·jɿ² sji² dju¹ dzju¹ dzjiij²  
佛 者 [梵] 語 是，西夏 語 覺 之 謂，有 情 教 化  
𐵇  
mjijr²  
者。  
𐵇 是梵語，西夏語謂之 𐵇，教化 𐵇 的人。(《文海》22.212)<sup>14</sup>

<sup>12</sup> 《金光明經》卷八有「南謨佛陀也」，西夏譯文爲 𐵇 𐵇 𐵇 𐵇 na¹ ma² wjɿ¹ thow¹ ·ja² (王 1933: 148)；同卷咒語又作「南謨佛陀<sup>引</sup>也」，西夏譯文則是 𐵇 𐵇 𐵇 𐵇 nja² mo² pha¹ dja² -- ·ja² (同前，p.202。這裡的小寫字 𐵇，表記漢語小寫字的「引」)。兩者都是梵文 nama buddhaaya 的對音，西夏語的 𐵇 𐵇 wjɿ¹ thow¹、𐵇 𐵇 pha¹ dja²，都是 buddha 的對音（相關討論，請看真淨 2008）。

<sup>13</sup> 按《文海》三見 𐵇 wjɿ¹，僅 37.152 爲釋義詞；其餘 14.261 爲釋音詞、37.161 爲釋形詞。

<sup>14</sup> (a) 根據《文海》體例，頭四個字是字形解釋。𐵇 𐵇 𐵇 𐵇 dzjwo² so¹ kiej² thew¹，意思大概是「貫通三界的人」。《文海》對 𐵇 tha¹ 的字形解釋，即使不是唯一的特例，也是很特別的。《文海》



根據《文海》的解釋，已經說明 𐵇 wjɿ¹ 不是西夏語指涉「佛」的名詞；而是來自「西天」的語言，與西夏語的 𐵇 tha¹、𐵇 dwewr² 為同義或義近詞。「西天語」通說是指梵語，也可能只是虛指。另一方面，𐵇 tha¹ 才是真正的梵語，梵語 𐵇 tha¹ 是西夏語“覺者”的意思、是教化有情眾生者。<sup>15</sup>《文海》解釋 𐵇 tha¹ 所採取的辦法，明顯與解釋 𐵇 wjɿ¹ 不一樣；尤其 𐵇 𐵇 sjiɿ² dju¹ dzju¹ dzjiɿ² mjiɿ²，近乎於對“佛、Buddha”下定義；不論這個定義是否來自漢人的認知，<sup>16</sup> 由於西夏佛經文獻中的大量使用，𐵇 tha¹ 儼然成為本民族指涉「佛」的語詞。

我們知道，西夏人透過大量的翻譯漢語文獻，學習漢文化。西夏人之認識佛教，漢譯佛經雖然不是唯一的途徑，乃是主要的媒介之一。然而，西夏人自有文化的主體自覺，即便是像 𐵇 wjɿ¹ 這個語詞，也透露出區隔本民族語和非本民族語的意識。

---

一般都是將被釋字拆成兩個部件，而分別與另外兩個字有共同的部件。例如釋 𐵇 wjɿ¹ 的字形為 𐵇 𐵇 (𐵇) 𐵇 wjɿ¹ pha¹ ljuu² (/ʃjwo²) pha¹，意思是 𐵇 這個字，為由 𐵇 的左邊和 𐵇 (𐵇) 的左邊造成的。(b) 除了作為被釋字、及 37.152 解釋 𐵇 wjɿ¹，《文海》的 𐵇 tha¹ 還用了 6 次，6.122、38.263、64.243、67.251、69.111、雜 6.133，都是名詞性的釋義用詞。(c)《同音》13A2 以 𐵇 wjɿ¹ 注 𐵇 tha¹。此例似乎可以讀為 𐵇 𐵇 wjɿ¹ tha¹，想是西田 (1975:14)、Kychanov & Arakawa (2006 No. 2137-1) 引述之所本。但是《同音》的注音與被注音的關係，不必然皆為連用的關係。

<sup>15</sup> 參看注 8、15-c。《文海》對源語的說明，似乎可以用來支持季羨林對漢譯的「佛」與「浮屠」源語不同的推論。西夏人活動的地域正好介於中原漢地與西域各國之間，根據黑水城西夏文獻，已知西夏人與西域各國有相當頻繁的社會經濟往來。

<sup>16</sup> 按西夏語譯《真實名經》30 次以 𐵇 𐵇 sjiɿ² dju¹ 對當釋智漢譯本的「有情」，16 次以 𐵇 𐵇 dzjiɿ¹ wjiɿ¹ 對當「有情」；𐵇 𐵇 dzjiɿ¹ wjiɿ¹ 又 14 次對當「眾生」，及 1 次以 𐵇 𐵇 ji¹ wee¹ 對當「眾生」。相關說明，請讀者自行參看。

## 引用文獻

- Kychanov, E. I. (克恰諾夫). (ed.) 1999. *Ancient Documentary Catalog of Buddhism in Tangut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 Russia* [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西夏語譯佛經敘錄]. Kyoto: Kyoto University. (in Russian)
- Kychanov, E. I., and Shintaro Arakawa (荒川慎太郎). (eds.) 2006. *Tangut Dictionary*. Kyoto: Faculty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61.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 *T'oung Pao* 49:233-356.
- Li, Fang-kuei. 1979.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consonant cluster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0.2:231-240.
- Nevsky, N. A. (Nevskij, N. A., 聶斯克, 一名聶歷山). 1960. *Tangutskaya Filologia* [*Tangut Philology*], 2 vols. Moscow: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ers.
- 王靜如. 1932-1933.《西夏研究》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8、11、13。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史金波, 白濱, 黃振華. 1983.《文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西田龍雄. 1975.《西夏文華嚴經》I。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
- 西田龍雄. 2007.《西夏語研究と法華經》(I)-(IV)。東京：東洋哲學研究所。
- 西田龍雄編譯. 2005.《西夏文「妙法蓮華經」》。東京：創價學會。
- 李範文編著. 1997.《夏漢字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範文, 中嶋幹起編著. 1977.《電腦處理西夏文雜字研究》。東京：不二出版社。
- 周法高. 1956.〈論「浮屠與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7:197-203。
- 林英津. 2006a.《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八。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林英津. 2006b.〈從語言學的觀點初探西夏語譯《法華經》——兼評西田龍雄 2005 編譯《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張永利、黃美金、何大安編輯《百川匯海：李壬癸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687-724。《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季羨林. 1948.〈浮屠與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93-105。
- 季羨林. 1992.〈再談「浮屠」與「佛」〉,《中華佛學學報》5:19-30。
- 季羨林序, 蔣忠新編注. 1988.《梵文《妙法蓮華經》寫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骨勒茂才. 1190.《番漢合時掌中珠》,羅福成 1924 手抄本。天津：貽安堂經籍鋪刊行。

- 真淨. 2008. 〈Namo Buddhaaya, Namo Dharmaaya, Namah Saṅghaaya 釋義〉,《真淨法師文集》。在 <http://www.jcedu.org/> 之「當代法師」。
- 羅福成. 1932. 〈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殘本釋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3:211-214。
- 龔煌城. 1981. 〈西夏語中的漢語借詞〉,收錄於龔煌城 (2002)《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 339-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龔煌城. 1991. 〈類林西夏文譯本漢夏對音字研究〉,收錄於龔煌城 (2002)《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 429-462。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Received 19 March 2008; revised 1 July 2008; accepted 7 July 2008]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30, Sec. 2, Academia Road  
Nankang, Taipei 115, Taiwan  
minyag@gate.sinica.edu.tw

## On Tangut 𑖧𑖼𑖫<sup>1</sup> as not Referring to the Substantial Noun “Buddha”

Ying-chin Lin

*Academia Sinica*

The research behind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angut corpora and attempts to explicate two lexical problems. (1) In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phrase 𑖧𑖼𑖫 𑖧𑖼𑖫 𑖧𑖼𑖫 𑖧𑖼𑖫 𑖧𑖼𑖫 sā<sup>1</sup> bia<sup>1</sup> sā<sup>1</sup> wj<sup>1</sup> thow<sup>1</sup> corresponds to Chinese 三藐三佛陀, with 𑖧𑖼𑖫 wj<sup>1</sup> being a transliteration, rather than a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2) The usual word for *Buddha* in Tangut is 𑖧𑖼𑖫 tha<sup>1</sup>. Since 𑖧𑖼𑖫 wj<sup>1</sup> is a transliterated syllable in the aforementioned phrase, nowhere else in Tangut literature does it have any connection with the notion of ‘Buddha’.

Key words: Tangut, Chinese loanwords, transliteration, Buddha, 𑖧𑖼𑖫 wj<sup>1</sup> and 𑖧𑖼𑖫 tha<sup>1</sup>